

第四章

從明星公司的飛躍





明星公司的明星

靈堂上的那場婚禮，對阮玲玉來說實在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但是這位美麗柔弱的女子一時也無法擺脫苦惱的現狀，便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在拍電影上。剛剛涉足電影界的阮玲玉，知道自己立足未穩，能不能在人材濟濟的電影界堅持下去，全要靠自己的努力。

阮玲玉雖然在電影表演藝術上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但立志不凡的她，希望自己能有朝一日像她所崇拜的鄧肯一樣，成為一個有高超演技的藝術家，能夠在自己的藝術事業上做出一番輝煌的成就。她知道自己所受的教育，在周圍有許多留學歸來的編導的環境裡，是不夠的。自己想在熱愛的電影事業裡能夠有出息，必須要像鄧肯那樣艱苦奮鬥。同時，在阮玲玉創造角色的過程中，往往是憑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感情進入角色，有時還需借助小說中描繪的人物心理、神態、動作，來豐富角色的創造。所以在阮玲玉的藝術生活中，嗜書如命。

上海當時到處有租書店和小書攤，她成了那裡的常客。她向租書店每月繳納一元伍角錢，往往三兩天就把厚厚一本書讀完了，又去換借來看。她是個書迷，連去攝影棚拍戲，都請娘姨帶著書，戲一拍完，即從娘姨處取書。她曾情不自禁地笑著說：「娘姨是我的一個書櫥！」阮玲玉從小說中探索到各種女性的精神世界，並在自己的藝術實踐中，豐富了自己的角色創造。這更堅定了她的閱讀習慣，數年間，她看過的書竟不下千冊。

阮玲玉閱讀的書，都是從書店租賃來的，看後即還。可是有一部傳記小說，即美國女舞蹈家伊莎杜拉·鄧肯寫的自傳，卻是從書店購來「備朝夕研揣焉」。阮玲玉早在崇德女校時就非常喜愛的這本書，是鄧肯在生命的最後兩年裡撰寫的一部自傳，它記述了這個有著「一代舞后」和「現代舞之母」之稱的美國姑娘——鄧肯，她的舞蹈在歐美紅極一時，千千萬萬的觀眾為她傾倒。鄧肯的少女時期因家境貧寒，為了維持生計和學習舞蹈，她不得不先後在舊金山和紐約學舞的同時參加一些小型演

出。這是她日後獨闢天下的開始。為了實現自己的這個舞蹈審美理想，她第一個拋棄了流行於當時舞蹈界的古典芭蕾舞緊身衣和腳鞋，赤足登台，自由起舞，把舞蹈恢復到了純真自然的境界。

鄧肯的舞蹈是反芭蕾、反傳統、反對一切束縛感情表達的陳規舊習，她極力主張：「動作或舞蹈主要表現內心的需要和衝動。」但當時的美國觀眾並不欣賞她的這種貌似無技術的「自由舞」，而只是迷信俄國芭蕾舞名星巴甫洛娃和她的代表作《天鵝之死》一類的古典芭蕾。這使她不得不去英國和法國碰運氣，但結果不理想。堅強的鄧肯當時為了贏得上流社會對她舞蹈藝術的承認，忍受了多少屈辱和冷落，歷盡坎坷和社會冷遇。最後作為舞蹈家的鄧肯用手舞足蹈的藝術打出了一個新天下，她開創了世界現代舞的先河，遊歷了包括蘇維埃俄國在內的整個歐美世界，將舞蹈從人為的技術性限制中解放出來，為爾後的現代舞開創了新的里程。

阮玲玉喜愛看這本書，是因為自己的幼年生活與作者有某些相似而產生共鳴，也是因為阮玲玉也如鄧肯一樣，追求藝術中的那種生動、自然的創作原則。從阮玲玉表演藝術的追求來看，特別是她的後期作品，她塑造的角色，是植根於生活之中，植根於自然之中。由此可見，阮玲玉與鄧肯所在的國度不同，所創造的藝術領域不同，可阮玲玉從自己的表演藝術實踐中，同樣萌發了一種與鄧肯的舞蹈藝術密切相關的藝術感覺。這種藝術感覺，使阮玲玉在默片時期的表演藝術，與「現代舞之母」鄧肯一樣，有著同樣的藝術魅力。阮玲玉在崇德女校讀書時，鄧肯就成為了她的偶像，正是鄧肯的堅強不屈的精神和刻苦鑽研舞蹈藝術的勁頭，給了初涉影壇的阮玲玉無窮的精神力量。

一九二六年，上海大小電影公司就已經有五十多家。當時，有許多歐美留學歸來的文化人受到邀請進入了電影界，他們的思想一般較為進步，明星公司也有不少這樣的人士。在這樣的環

境中，為了彌補自己在文化上的不足，阮玲玉努力學習，對於古今中外的文藝著作都涉獵很廣。阮玲玉在拿到第一個月工資後特意去商務印書館買了自己最喜愛的那本《鄧肯傳》。

當時明星公司的負責人是張石川，原本是做股票交易的商人。一九二一年後，外國勢力的經濟侵略，使中國民族工業一蹶不振，投資失敗的張石川轉而在一九二二年約集鄭正秋、周劍雲等人，在上海貴州路大同交易所原址辦起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明星公司初一問世，拍攝的主要是一些滑稽故事短片。一九二三年，拍攝了鄭正秋編導的《孤兒救祖記》獲得很大的成功，票房的火爆，在經濟上挽救了明星公司。

鄭正秋是搞文明戲出身，對戲劇方面頗有自己的見解。當時中國的電影崇尚歐化，而鄭正秋所拍的片子，卻是純用中國式，力避歐化，一種清新本土的風格受到很大歡迎。阮玲玉初進入明星公司，正是鄭正秋所拍攝的這類型片子大受歡迎的時候，而阮玲玉主演的第一部片子《掛名夫妻》就是這類反映家庭倫理道德的。阮玲玉在這部影片中的表演顯示了她身上具有一種寶貴的素質，一旦劇情觸動了她的心，她那豐富的感情閘門就會打開，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忘我而真情流露。

在阮玲玉短促的不到十年的拍片生涯裡，曾先後演出了二十九部默片，用肢體語言、完全的演技來詮釋影片，在這些片子中可以看到阮玲玉在表演藝術上付出的努力是很大的。對於阮玲玉的成長，她付出了比鄧肯還多的努力。因為在當時社會，沒有有力後台，也不願意靠一些交際來為自己贏得機會的演員，往往即使有很好的條件和表演天賦，也很難成為有影響的演員。

阮玲玉在明星影片公司短短的兩年時間，演了五部電影，除《掛名夫妻》創造了一些影響外，其他的如《血淚碑》、《楊小真》（又名《北京楊貴妃》）、《洛陽橋》、《白雲塔》。這些影片都

是描寫婚姻戀愛故事的，如《血淚碑》以姐妹兩人的境遇作對比。大姐梁似寶被一名男扮女裝的壞人引誘失身，走上自殺道路；二妹梁似珍有反抗精神，與一青年自由戀愛，卻遭到封建家庭的阻撓破壞，終於含冤而死。《楊小真》表現一名有學識的交際花，不甘墮落，和一名正直有為的青年戀愛，後來受到封建家庭的威逼與欺騙，嫁給了一個軍閥，最後歷盡苦難，終於和情人團圓。《白雲塔》則描寫了三家礦山資本案兒女之間的戀愛故事。

然而，這些影片雖多少有一些反封建、爭取婚姻自由的意義，但故事情節比較陳舊、老套；拍攝手法也比較刻板、程式化，人物大同小異，差別不大，對於觀眾也就沒有太大的影響力。阮玲玉儘管演得嚴肅認真，較有生活氣息，而終究還不能擺脫明星公司當時那種小市民的格調。

此刻的阮玲玉雖已成為受一些觀眾愛慕的新星，卻還未真正發出奪目的光彩，且她的內心也不寧靜。婚後，張達民已不像當初追求自己時那麼溫順、體貼。他生於世家，長於世家，早已和這些融為一體，他擺脫不了「二世祖」的習性，也無法理解阮玲玉的工作和努力。但是，對於阮玲玉來說，從一個平凡普通的女子，成為一位電影明星，既要努力工作，又要照顧家庭，還得隨時準備防備當時一些小報記者對自己隱私的打探。適應這麼多的新角色，她是多麼需要別人的幫助。張達民身為阮玲玉的丈夫，她把他當成了救命的稻草。為了能夠讓他理解她的困擾和害怕，阮玲玉真是想盡了辦法，先是好言相勸，繼而苦苦哀求。但是，阮玲玉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當她對他的放蕩生活好言相勸時，他卻是惡語傷人。他的兩個哥哥張慧沖、張惠民都開過公司，也都以演武俠片出名，他們在事業上都有進取，而張達民卻終日無所事事、游手好閒。

張達民認為阮玲玉早就該適應他的一切，他一直認為，無論他娶哪一個女人，她都應該順從她的丈夫，適應他早已習慣的生

活。事實上，張達民是可以給予阮玲玉幸福的，只要他對阮玲玉表現出一點點的關注就可以了，但因這位世家子弟的無知，從小所受的教育使他養成了一切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阮玲玉只能成為他性格的犧牲品。他的無情、自我為中心將阮玲玉不可避免地推向了悲劇的深淵。身分、興趣、教育的差異不可避免地使他們的關係緊張。

婚後的阮玲玉除了拍片子，常常一個人寂寞地坐著，世家子弟的張達民，賭場的吸引力對他好像越來越大，為了擁有更多的賭本，張達民又一次提出折產分家。阮玲玉失落地發現，在同居初期那個寸步不離地陪伴她一起逛公園、彈琴、跳舞的張達民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對他來說，比阮玲玉更有吸引力的是他的賭博。阮玲玉感到生活、感情的無望，更感到自己要在經濟上獨立。

自入明星影片公司以來，阮玲玉最初薪金是四十元，而後由於攝製的影片較多，片酬也有提高，完全夠自己、母親和養女小玉（小玉原為阮母收留的一個孤苦女孩，阮玲玉見而生愛，求母親給她，當親生女兒撫養）生活。阮玲玉意識到自己的生活、事業走到這一步是不容易的，如果從這一步敗下陣來，那就不堪設想了。「一定要演好每一個角色」，這既是阮玲玉為了實現心中美好的理想，又是為了實際生活的需要。作為一個相當有成就的表演藝術家，她的成長條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必有其獨特的個性。初上銀幕的阮玲玉，即擔任《掛名夫妻》的女主角，並在所拍的電影中，得到觀眾的一致讚許。阮玲玉的成名絕不是偶然的、僥倖的。

從阮玲玉短短的一生中，可以看到她並不只是一空有美麗的女子。出身貧寒的阮玲玉天生麗質、聰明過人。她從小在父親的帶領下去看戲，回到家裡便欣喜地學著戲裡的人物演戲。後來在崇德女校的阮玲玉不斷參加學校的戲劇演出，在與張達民同居後，更有機會受到這方面的一些基礎訓練。學習鋼琴、粵劇、

在「儉德會」擔任隊長，這些無不為她之後走上銀幕打下基礎。同時從這些經歷中也可以看出，阮玲玉不僅僅有少有的美麗，也有少有的聰慧。她的性格好強、性情活潑、心地善良又極重感情，比較情緒化的阮玲玉做事也易衝動。她這些情感豐富的素質，卻正使她在表演藝術上具有不可多得的天賦。阮玲玉運用她豐富的情感認真地體會劇情，她的悲劇似的經歷使她更好地進入角色，演來往往恰到好處，尤其是在悲劇表演中，她那涔涔而下的兩行淚水，使她演繹的悲劇角色一次又一次地打動觀眾。

阮玲玉在電影上的成功，不僅在於她具有表演方面的才能，也在於她為表演藝術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明星公司的阮玲玉，為了演好戲，她每接到一個角色，就將自己關在房中準備，揣摩角色的神情、動作，一會嬉笑，一會哭泣。為了避免來家拜訪的影迷和記者過多的干擾，她常常拿著劇本，去借友人的空屋試起戲來。當有人問她：你在家中準備角色和在攝影棚裡，怎麼能一會兒笑得那麼由衷，頃刻之間又可以哭得那麼真情呢？阮玲玉回答說：「演戲就要像瘋了一樣，演員是瘋子！」接著，她還帶著一種創造的喜悅神情說：「我就是瘋子！」



轉路大中華公司

當時明星影片公司的負責人張石川等人，注重的是能有號召力的紅星。因而明星公司在網羅人才方面，不遺餘力。一九二八年，公司的女明星除楊耐梅、丁子明、趙靜霞和阮玲玉外，又新聘了胡蝶、胡珊等人。

阮玲玉繼《掛名夫妻》之後，在明星公司又主演了《楊小真》（《北京楊貴妃》）和《血淚碑》兩部電影，都是由鄭正秋親自執導的。《血淚碑》是以民國初年為背景，描述了一個老式家庭裡的兩姐妹，大姐恪守閨閣禮教，規行矩步，操持自守，結果被男扮女裝的人引誘失身，她不願意偷生，自殺而亡。妹妹由阮玲玉扮演，是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女子，與男青年自由戀愛。他們的戀情為封建家庭所不容，屢遭迫害，終於未能如願，鬱鬱而死。而在影片《楊小真》中，阮玲玉給當時有「妖艷女星」之稱的楊耐梅配戲。此片表現了一位頗有思想的交際花，不願意再過紙醉金迷的墮落生活。後與一正直的青年邂逅，逐漸相愛，卻因封建家庭的百般阻撓，遂被拆散。在家庭的欺騙和威逼下，她嫁給了一個軍閥。但憑著對青年的一往情深，歷盡千辛萬苦，擺脫控制，有情人終成眷屬。

一九二八年，阮玲玉還為明星公司演了兩部片子。其中之一是《白雲塔》，即為阮玲玉與胡蝶聯合主演的。明星公司編制《白雲塔》的動機，是起於胡蝶加入之後。《白雲塔》一片是根據陳冷血原著改編，導演為張石川、鄭正秋。劇情大意是描寫秋、石、蒲三姓礦山資本家之間的恩怨與愛情的曲折故事。石斌（朱飛飾）與鳳子（胡蝶飾）相戀，遭蒲綠姬（阮玲玉飾）之破壞，後來鳳子喬裝為紅葉公子，綠姬遂捨石斌追求紅葉，真相大白後，綠姬自願無顏，墜白雲塔而死。

胡蝶貌美膚麗，舉止安詳，很符合東方人的審美心理，形象較適合扮演雍容華貴的大家閨秀。她在片中飾演了鳳子，在影片後半部又扮男裝，飾演紅葉公子；阮玲玉在片中扮演的蒲綠姬，額前流海齊眉，著長衫，婀娜多姿，顧盼自如。在影片中、

阮玲玉與胡蝶處於同樣的地位。她們兩人與男主角朱飛配戲，真是珠聯璧合，相映生輝。可明星公司出於胡蝶在一般觀眾中的號召力，偏將廣告中胡蝶的名字列於阮玲玉之上。當阮玲玉演完《白雲塔》後，感到公司對自己態度冷落，這自然傷害了一個有抱負、有作為，又蘊藏著無限創造力的青年演員的自尊心。另外，當時明星公司主要拍攝工作都是武俠片，阮玲玉心中難免生起了一些思考。

一九二八年，北伐戰爭失敗後，混亂的中國電影界更向著脫離現實的商業化方向發展。為了迎合小市民觀眾的口味和南洋片商的要求，各公司大拍武俠神怪電影。明星公司的鄭正秋抵不過當時這股潮流，為公司生計著想，他根據平江不肖生（向愷然）所著的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改編，由張石川導演了《火燒紅蓮寺》第一集，該片由董克毅攝影，鄭小秋、夏佩珍主演。同年五月公映後，大為轟動，備受歡迎。從此，明星公司更掀起了拍攝武俠片的狂潮，並從第三集起，重要的女演員，除夏佩珍外，也新加入了胡蝶。這種影片只求新奇熱鬧，演員不能展示精細的演技。所以阮玲玉不喜歡武俠片，也不願加緊訓練自己投入這一片中以試身手。

明星公司專注拍這種武俠片，這就使能演戲而不願意搞這種武俠片的阮玲玉，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在這期間，阮玲玉所拍的另一部影片是《蔡狀元建造洛陽橋》（又稱《洛陽橋》），這是在古裝片大肆氾濫時，阮玲玉惟一涉足的一部影片。這部影片取材於地方戲《洛陽橋》，描述的是一位樂善好施的狀元與才貌雙全的閨閣千金喜結良緣的故事。雖然寫的是古代題材，演員穿的是借來的舞台戲服，卻留著當代的髮式。而且和阮玲玉合作的男主角，是當時有「風流小生」之稱的朱飛。在他身上，當時電影界的種種惡習都能找到，對拍攝工作極不認真負責。為了與導演張石川對抗，朱飛還剃了光頭以示不滿。

在拍攝過程中，朱飛演的是一回事，嘴巴裡卻是胡亂說著與劇情不相符合的其他話，使和他配對的阮玲玉不知所措。而迷信的導演張石川還一邊拍攝，一邊在認為演員沒有演好時，讓劇務在外面放鞭炮去晦氣。同時，作為明星公司的主要負責人的張石川對阮玲玉也不很滿意，由於他對阮玲玉的冷落，在此後好長時間裡，阮玲玉一直沒有被安排拍攝任務，經濟上受到了損失，她也感到明星再也不能讓她完成自己心中的「明星」夢了，產生了離開明星公司的念頭。

當時，由大中華影片公司和百合影片公司合併而成的大中華百合電影公司登出了招考演員的啟事。已在電影界小有名氣的阮玲玉便寫信報考，大中華百合公司自然是十分歡迎。一九二八年底，阮玲玉便轉到大中華百合公司。只是期望由此能在事業上有一個飛躍的她，卻踏入了一個更為糟糕的「爛泥坑」。

成立於一九二五年六月的大中華百合公司，所拍攝的影片都是一些「歐化」片和神怪武俠片。已經加入這個公司的阮玲玉，身不由己，她在這個時期拍了幾部無聊的時裝片和武俠片。

《銀幕之花》是阮玲玉轉到這家公司所拍的第一部電影，由朱瘦菊編劇，鄭基鐸導演。阮玲玉在劇中扮演女主角。這部影片還是一部十足的大中華的歐式產品，外景是西式花園，除了阮玲玉所扮演的少女穿旗袍外，其餘演員穿著打扮、生活做派等都是十分洋化的。

阮玲玉所演的第二部片子是由李萍倩導演的《劫後孤鴻》。阮玲玉扮演的是一個因戰亂而流離失所的女子，被迫淪落風塵。這之後阮玲玉所演的另一部影片《情慾寶鑿》又是一部歐式味道比較濃郁的片子。在片中，為了吸引觀眾，導演借拍攝畫家為模特畫像的片段，不惜讓扮演模特的演員暴露身體。

一九三〇年所拍攝的影片，同樣也是由阮玲玉主演的《珍珠冠》，從劇情和人物的思想、舉止、情調看，完全是採納好萊

場的一套。更使阮玲玉難堪的是，在一九三〇年，公司要求阮玲玉參加朱瘦菊編導的影片《九龍山》的拍攝工作。《九龍山》是一部神怪武俠影片。這部影片分為上、下兩集，上集是《大破九龍山》，下集為《火燒九龍山》。該片的故事情節非常荒唐，更令人可笑的是，片中人物皆穿時裝。劇中的反面人物身著長袍馬褂，而女主角卻著西式裙服。男俠客的戲服非常有意思，上身是夾克衫，下身是有鑲飾的白色西褲，褲腳塞在長筒皮靴裡面。這時期的阮玲玉在表演藝術上已經嶄露頭角，在觀眾裡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雖然阮玲玉的性情柔弱，但要求她演這類題材比較狹窄，思想、藝術上創新不多的片子，實在是難以更好地發揮她的藝術才華。只是身在大中華百合公司的阮玲玉，又不能不演。

當初阮玲玉從明星公司轉到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有兩個原因：一是阮玲玉想解決經濟上的顧慮，在經濟上先使自己自立；二是阮玲玉非常渴望在藝術創造上來改善自己的境遇。三〇年代的演員除了工資外，片酬的收入還是比較可觀的。在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由於拍片的機會較多，經濟狀況有所改善。但是對於嚴肅對待人生、對待表演藝術的阮玲玉來說，在這裡拍攝的片子越來越糟糕，使她的內心非常苦悶。事實上，阮玲玉是非常希望自己的表演藝術能給人帶來真與美的薰陶的。



飛逝的同居之愛

在阮玲玉為自己在表演藝術生涯上的遭遇而十分苦惱時，她自己生活中的歡樂也正在消逝。

一九二七年，當時還在明星公司拍影片的阮玲玉，有一天回到家中，發現自己的母親懷裡抱著一個小女嬰。原來，母親的姐妹在貧民區裡撿到了一個棄嬰，在自己無能力撫養，又捨不得將這個小嬰兒再次拋棄的情況下，抱到阮玲玉的母親這兒，希望阮玲玉的母親能夠收留撫養。一向善良的母親便好心地留下了這個小嬰兒。阮玲玉甚是喜愛這個長著一雙大而美麗的眼睛的女孩，央求母親讓這個可愛的孩子做她的女兒。

當時的阮玲玉只有十八歲，這樣年輕的女子卻收養了一個棄嬰做自己的女兒，不明真相的人以為，年輕的阮玲玉只是太喜歡小孩子而已。雖然阮玲玉喜愛小玉是真心的，然而誰又能理解她內心另一番難言的悲哀呢？

當時阮玲玉與張達民還只是同居關係，沒有正式的夫妻名分，如果這時候有了個孩子必將沒有合法身分，還會受到別人的歧視，所以阮玲玉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也不忍讓自己的孩子出現。另外，自幼體弱多病的阮玲玉，目前剛剛進入明星公司，需要集中精力工作，也不可以有自己的孩子，小玉的出現，正好讓阮玲玉了卻了人生一件大事。

阮玲玉與張達民結婚後，曾一度搬到海寧路公館去住。張家是一個大家庭，張公館裡又住著張家的幾位兄弟家，不僅上上下下關係比較複雜，而且這幾位兄弟又都是交際頗廣的人，張公館裡每天人來人往好不熱鬧。這對於素來喜靜的阮玲玉來說，是很不習慣的，幾次要求張達民搬出去獨居，經過一番努力之後，終於在上海海寧路十八號找到了新居。除舊有傢俱外，又新添了幾件上好的木料床櫃、穿衣鏡櫃等。

在阮玲玉結婚後的一段時間中，她對張達民有了進一步的觀察和瞭解。張家的四兄弟中，長兄是武俠明星張慧沖，大嫂是電

影明星徐素娥；二兄張惠民也是個武俠明星，二嫂是頗有聲譽的電影明星吳素馨。這兩位兄長都以拍武俠片出名，還開過影片公司，各有一套創業立命的本領。三弟雖年輕，也很努力，在靜安寺路開設了一家卡爾生照相館。

四兄弟中，唯有自己的丈夫、老四張達民游手好閒，既無固定的職業，又不努力上進。阮玲玉曾試著以好言勸解，張達民起初因為和阮玲玉新婚，感情纏綿，聽了妻子至情至理的規勸，還常流露出幾分羞愧靦腆的神態，只是時間一久，張達民早已不像起初那般溫柔體貼地對待阮玲玉了，夫妻間的感情漸漸淡薄，他便把阮玲玉的話當耳邊風了。

後來，他不僅不聽阮玲玉的規勸，反而變本加厲地暴露出揮霍無度的浪蕩習性，加上阮玲玉進入電影界後，漸漸有了聲譽和收入，張達民更是將她看做搖錢樹。他每次在外欠了賭債，都威逼阮玲玉去為她償還。阮玲玉當時在上海也是小有名氣的電影明星了，卻要常常為自己的丈夫去還賭債，她每次去還賭債都覺得丟盡了臉。她每一次替張達民還錢，張達民就表現得更加變本加厲，最後簡直到了索取無度的地步了。

阮玲玉以她電影女明星的地位，精美的服飾，交際漸廣，這都一次次引起張達民的疑心和嫉妒。張達民原以為，阮玲玉的出名，也只是曇花一現，難以持久。所以，一開始他頗以有電影明星的阮玲玉相伴為榮，而且處處以慇懃周到的護花使者姿態出現。一次兩次，張達民或許覺得新鮮有趣，再三再四，他擁有這般如花的美眷的自豪感便逐漸被搶盡風光的惱怒所取代。在他看來，阮玲玉作為他的女人，本應是他的附屬品，是他財富的錦上添花，是他家中的溫柔嫵淑的、對他順從的那個女人，而絕不該比他的風光還甚，為此兩人經常發生口角。

阮玲玉自幼清苦無勢，現僅有弱母幼女相依為命，哀莫大於心死，當她受到張達民的欺負、忍無可忍時，曾被迫分居三次，

並曾服毒自殺，幸虧搶救及時，才痛苦地生活下去。

命運之神正是這樣在擺弄著阮玲玉。正當她的事業一步一步向前發展的時候，她的感情生活也一步一步地向悲劇發展了。在阮玲玉往北平去拍攝《故都春夢》外景時，張達民便在上海盡情地嫖賭，把家裡析產分得的一萬多元錢，全部嫖盡輸光了。當她回家後，和母親一起對他好言相勸，張達民卻拿出先前做主子的樣子先吵後罵，以至動手打了阮玲玉一個嘴巴。張達民還當著阮玲玉的面，拉開架勢要打她的母親。

一直對張達民浪子回頭抱有幻想的阮玲玉，在張達民公開說出他娶阮玲玉只是看中她美麗的容貌，從沒真正瞧得起她，在他心目中不過是位姨太太，他對她也是隨著高興解解悶的話後，感到自己生命中的一些東西已經死去。

從此，阮玲玉與張達民的感情徹底破裂，再也無法彌補了。在一段時期內，阮玲玉心中想的是斷絕，張達民卻百般糾纏。這一場糾紛白熱化的後果，只有訴諸於法律。阮玲玉曾這樣痛訴了自己的悲憤：

他會恐嚇，他會鬧，他要起賭博的本錢來，眼見我把衣飾當了湊錢給他，他也不叫一聲可惜，……我真給纏不過了，於是我便親自去找羅明佑先生（聯華公司負責人）懇他代為設法給張達民找個職業，把他推薦在光華大戲院擔任經理，月薪一百二十元。可是他卻偏偏仍常來公司跟我尋事、鬧架。

阮玲玉忍無可忍，終於提出了離婚的要求。後來經過親友再三調解，兩人勉強繼續住在一起。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變時，他們同赴香港，阮玲玉想，如果張達民依舊在上海這個充滿誘惑的花花世界裡，是無論如何改不過他的脾氣來的，於是介紹張達民到輪船上做事。此時，面對不成大氣的

張達民，阮玲玉的心情已經很難用「後悔」兩個字簡單表達得了。這一場噩夢，不知道要做到什麼時候。名氣這時候已經成為了負擔。當她每次走在街上，總覺得有無數雙眼睛在看著她，看她這個中國的紅影星是怎樣在這種煎熬中生活的，她覺得自己走的是一條不歸路，她想跑，卻無路可逃。

阮玲玉現在才明白自己想和張達民重新和好如初的希望，徹底沒有了。他的浪蕩子的性格已經根深蒂固地和他這個人聯繫在一起，他的行為已經將她所有重歸於好的幻想都踐踏得粉身碎骨。她曾經設法迎合他的一切要求，但是她的努力不僅沒有拉近他們之間的距離，反而使她被他視為一個懦弱好欺的人。如果她要真正的生活，必須找回自我，找回那個有才華的阮玲玉。在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她無法擺脫張達民的噩夢，盲目地服從他的種種無理要求，壓抑了自己真實的情感；現在，她要平靜地面對生活給予她的一切，她要繼續完成自己少女時候的夢想。

阮玲玉與世家子弟出身的張達民依然是格格不入，不同的是，阮玲玉不再努力適應或改變張達民，而是在生活中尋找自己的位置了，這種轉變，也昭示了阮玲玉從一個懦弱的女孩到一名成熟的、能夠主宰自己命運的女性的轉變。

一九三二年四月，阮玲玉接「聯華」公司電報，返回上海拍《續故都春夢》。在這段時間內，她像在精神上卸了一個不小的包袱，也暫時「解脫」了張達民對自己索取無厭、把自己當搖錢樹一樣的無理糾纏。她的心情輕快了，也更豁達了。閒暇無事，也能和兩三好友到戲院去聽聽戲。這時，她已是為大家所注目的電影明星了。在公共場所，她對自己的舉止行動都分外注意：衣飾、面容既要給人以美感，又不使人覺得輕浮、浪漫。她深知一個引人注目的女明星，在公共場所稍有閃失，就會遭來很多不好的輿論，不是在人群中傳為笑話，就是弄到在報章雜誌上公開宣揚。

有一次，她去看被譽為「粵劇梅蘭芳」的薛覺先的戲，服飾打扮就不像平日參加宴會那樣濃妝艷服，而是僅僅穿一件合身的長旗袍，薄施脂粉。童年生過天花的阮玲玉，臉上留下了淺淺的麻點，但因天生皮膚細白、柔嫩，不僅無損其美，反添俏媚。阮玲玉與友人邊看邊談時，聲音極細，就是近在咫尺的人，也分辨不出她說的是什麼，可她對周圍觀眾的吸引力，仍然是很大的。大家常常情不自禁地捨棄了看舞台上演員的唱做，而將眼神向她轉了過去。原來，阮玲玉不僅在銀幕上表演藝術美妙動人，在生活中談笑風生的神情，也是有無比的魅力。有人甚至感到，她在生活中的真人，比起銀幕形象還要美三分。

除了看戲，阮玲玉也很喜歡音樂和跳舞。聯華一廠就組織有音樂會，擔任教授的是當年的少年音樂家關華石。加入者，除一廠主任黎明偉，導演卜萬蒼，演員金焰、林楚楚（黎明偉的妻子）、陳燕燕外，阮玲玉也欣然參加。這既是愛好，也是對演員的身體靈敏、節奏感的極好訓練。

這期間，阮玲玉好像暫時擺脫了籠子的鳥兒，自由、快活。她聰明美麗，豪放開朗，熱愛生活裡一切美好的東西，熱愛多種藝術，更熱愛電影事業。她完全把攝影場當做自己的家，對「聯華」影業公司的新環境、新氣氛更是充滿了興趣。有時在攝影場中，她卸了裝，穿著平日喜穿的滾邊旗袍，又回到拍攝現場聊一些工作上的事。自有電影明星以來，社會上就常有自命多情的「明星迷」給她們寫信。三〇年代初，阮玲玉的聲譽與日俱增。特別是青年學生們，更是對她崇拜得無以復加了。

人常常是複雜的，阮玲玉在內心也充滿著衝突和矛盾。一方面，她風趣、爽朗，對藝術事業勇往直前；另一方面，又常常感到身世的淒涼，婚姻的不幸，她的感情常常是脆弱而悲觀的。曾與阮玲玉合作過三部影片的導演費穆先生說過：

阮玲玉時常對人說：「做女人太苦」，又常說：「一個女人

活過三十歲，就沒有什麼意思了」。第一句話，差不多的女子都會這樣說。至於第二句，卻有著她特殊的感覺了。她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她曾數次到普陀進香；在蘇州拍《人生》的時候，一行人曾同去遊玩虎丘；歸途中，她又在西園進香，在五百羅漢畫前，每一尊供上一支香。我很記得，她曾這樣對我說：「不要笑我，我曉得你是不相信的。」其實我何嘗笑她，這不過她自己解嘲的話——根本她已自覺在佛前燒香是一種迷信的行為，而暫時還不能克服這種矛盾罷了。她對於這種內心的衝突，正如對於生活上的矛盾一樣，無時不在掙扎，無時不在鬥爭。

也許，正因為阮玲玉的內心充滿著矛盾，又加上她性格中悲觀、脆弱的因素，這是釀成她後來自殺離世的內因。

流沙一般的歲月，給阮玲玉留下了一條曲折的路。這條路高高低低，彎彎曲曲，阮玲玉走得跌跌撞撞。一個跌跌撞撞的女子，情感與生活的路同時面對凍結的淒涼，原本就哀怨的她，眼神中的點點春天又被哪個冬天淹沒？



死的誘惑

一九二八年，明星公司開拍古裝片《蔡狀元建造洛陽橋》。導演張石川沒有採用一般小公司拍類似影片時慣用的在攝影棚內搭景拍攝的辦法，而是不惜耗費大量錢財，率劇組前往佛教名山普陀山，實地拍攝外景。拍片之餘，阮玲玉飽覽了普陀勝景，也尋找到了自己精神上暫時的寄托。在以後的歲月裡，她又曾數次赴普陀進香朝佛。

阮玲玉自小到大，從未離開過上海，這次到普陀山是她平生第一次出遠門，一路上自然備感新鮮。當船行至吳淞口時，只見水天一色，茫茫無崖，而本是龐然大物的輪船，此時在海天一色的大海中，不過是片樹葉，在海濤的指引下，忽升忽降。久居鬧市的阮玲玉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撼。到達香火繚繞的普陀，望著這裡廟宇毗連，阮玲玉心中虔誠，面容莊嚴。這裡連成一片的純淨的藍色，慢慢融化了阮玲玉心中許久的壓抑。

梵音洞，相傳這裡是觀世音菩薩現身說法的地方，許多人在對生活絕望之時，便會來此尋找自己最後的歸宿，將自己的生命連同滿腔煩惱，托付給滔滔海水，一霎那的恐懼便換得了永恆的解脫。所以梵音洞又名「捨生洞」。在這洞口，寫著：「禁止捨生！」阮玲玉站在洞的邊緣，想起了她的偶像鄧肯的一句話：「自殺是奪目吸引人！我這一生時常想到自殺，但總是有個什麼東西把我往回拉！」站在這裡，阮玲玉終於明白了死的誘惑是多麼地吸引她。

但是正如鄧肯所說的，她此時的生活還只是剛剛開始，漫漫人生路也剛剛邁出幾步而已。自己的夢想，自己的母親，還有小玉還在等著自己。

《蔡狀元建造洛陽橋》公映後沒有獲得什麼反響，大家都有些失望。出於多種原因，從一九二八年夏季開始，張石川不再讓阮玲玉在公司的任何一部影片中擔任角色，阮玲玉在「明星」的處境變得甚為艱難。就在她為事業感到十分苦惱的時候，情

感生活也出現了危機。一九二九年，張達民在體育館路二號租了住房，又另租了一塊場院地，買了十二匹馬，聘請了養馬師和騎師。為了賭博方便，他還添置了一輛汽車。這在當時上海跑馬場的賭客裡是屈指可數的。每天早晨，張達民出來遛馬，總要阮玲玉執轡相伴。晨霧繚繞，綠草如茵，張達民一身騎裝，良馬奮蹄，美人為伴，如此風雅，曾為多少路人艷羨。可是不出三個月，張達民就輸了個精光，還欠下一屁股債務。

自從阮玲玉開始工作後，張達民不再給她一分錢。阮玲玉從明星公司轉入大中華百合公司以後，她和張達民的關係也進一步惡化。張達民已賭盡了他所得到的數十萬巨額遺產，仍然不思悔改，不去找一份正當的職業自食其力，反而開始不停地向阮玲玉要錢繼續賭博。阮玲玉的收入並不是很多，用於養家活口還可以，但用於張達民無度揮霍就遠遠不夠了。於是，互相之間的爭吵日益激烈。有一次，阮玲玉一氣之下，與母親一起離開了張達民，搬到寶樂路同慶裡。臨走時，阮玲玉給張達民留了一張字條：

達民：我們一起生活了兩年，我一直勸你找個工作做，你一直不肯，一意孤行，如今落得這個下場。我看你不僅不把得來的遺產當一回事，更不把我和我們的將來當一回事。我是窮家女子，只想好好做人。既然如此，那也好，從此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你實在使我太失望了，我們就此分手吧。你過去對我和我媽的好處，我一直是感激的。

張達民回到家裡，看到阮玲玉的字條後，劃根火柴燒了。他現在無暇顧及阮玲玉，他要忙著處理債務。過了幾天，他來找阮玲玉：「我現在賭場失意，你真忍心拋下我不管？」阮玲玉聽到這話，沒有吭聲，眼淚奪眶而出。張達民一把摟住她，信誓旦旦地說：「我不再賭了！」善良的阮玲玉相信了，第一次分居就

這樣結束了。但是沒過多久，張達民又復發。他雖不再去賭馬場，但又迷上了麻將桌，一夜就輸掉了七百多元錢。

阮玲玉得知此事後，又和他大吵了一次，第二次提出分居。張達民惡狠狠地威脅阮玲玉如果和他分居，他就到她的公司去鬧，讓她拍不成電影，還要登報，讓阮玲玉出醜。阮玲玉顧忌自己在公司的形象，不想因此影響自己的事業，第二次分居又失敗了。張達民絲毫不改惡習，阮玲玉第三次提出分居。張達民先是死皮賴臉地哀求，但阮玲玉這次態度非常堅決，因為她不再信任他了。張達民惡狠狠地再次宣佈阮玲玉如果和他分居，就要讓她出醜。阮玲玉氣得渾身發顫。母親死命地將她拉到房中，她倒在床上嚎啕大哭。

阮玲玉這時無路可走，無人可訴她心中的哀愁。自她與張達民同居以來，放棄了學業，雖不無惋惜，但原以為世家子弟的張達民能夠對自己不錯，也就終身有托了。卻不想不僅遭受張家的冷落，還受到張達民的輕賤。在萌發自立之志後，進入電影界，想靠自己的努力擺脫當花瓶的地位，只是這兩年事業上的種種不如意，自己所拍攝的那些無聊的電影，連自己都覺得看不起自己，雖然付出的努力不比別人少，而前途卻不知不覺暗淡下來。

阮玲玉原以為可以寄托的感情，因為張達民的原形畢露而宣告破裂。她雖然幾次要和張達民分手，卻屢屢以妥協而告終，一方面是因為她的心軟，另一方面也是她的無奈。阮玲玉很清楚，如果張達民要拋棄她是輕而易舉，但她要拋棄他，一旦張達民鬧起來，人們一定會把她當做引誘世家子弟在先，忘恩負義在後的女人。在當時，對於一個女人來說，名聲勝過生命，尤其像阮玲玉這樣無權又無錢的女人，失去名聲後的她更將無法在電影界立足。

誰能知道她的悲哀呢？誰會同情她的遭遇呢？又有誰能夠理解

她善良純潔的心呢？當時的電影界，大家雖互為同事、朋友，卻幾乎不分擔別人的痛苦，更別說去理解安慰了。阮玲玉心中此刻一片慘然，她終於體會到在捨生洞前那「死的誘惑」，與其大鬧一場，身敗名裂，成為別人茶餘飯後的談資，不如清清白白地離開，不再理會那些惱人的事。哀莫大於心死，阮玲玉躺在母親的床上，回想著張達民聲嘶力竭的威脅之語，心中充滿了悲哀。她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死。從床上爬起來，她回到自己的房中找出一瓶安眠藥，就著茶水全部吞了下去。

幸虧被她的母親及時發現，送至日本人開辦的福民醫院搶救，她才脫離了危險。然而，阮玲玉以死抗爭仍未掙脫與張達民的關係，張達民痛哭流涕、賭咒發誓贏得了眾人的原諒。在朋友們的勸說下，阮玲玉又回到了他身邊。

不久，張達民為了表示心跡，要求阮玲玉搬回他們曾經住過而今歸於他名下的鴻慶坊的舊居中。這似乎是一片好意，已無力掙扎的阮玲玉接受了。本想以死來解脫的阮玲玉，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只是她在事業上的迷茫仍未改善。然而，不久一個意外的機遇，給阮玲玉的藝術生涯送來了希望，這使阮玲玉嘗盡辛酸的心得到了一些安慰。